



五
英
花
令

云中子 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五英花令	(1)
第二章	西席之谜	(2 7)
第三章	神功惊敌	(5 4)
第四章	菊花四娘	(8 1)
第五章	柳林寻芳	(108)
第六章	囚牢艳遇	(136)
第七章	一剑惊魂	(163)
第八章	月夜迷离	(193)
第九章	奇峰陡转	(219)
第十章	生死契约	(246)

第十一章	蛇蝎心肠	(275)
第十二章	迷楼怪老	(302)
第十三章	尔虞我诈	(330)
第十四章	情酬知己	(357)
第十五章	桃花岛主	(384)
第十六章	怪客苍冥	(411)
第十七章	冷暖人间	(427)
第十八章	夜探候府	(454)
第十九章	岁寒三友	(482)
第二十章	闰房奇遇	(510)
第二十一章	以德报怨	(545)
第二十二章	酒楼风云	(564)
第二十三章	神秘怪客	(592)
第二十四章	奇绝古墓	(616)
第二十五章	黑白双判	(644)

第二十六章	意外之变	(671)
第二十七章	隐现端倪	(699)
第二十八章	逍遥公子	(726)
第二十九章	为了情仇	(753)
第三十章	侠义无双	(781)

第二十一章 以德报怨

令狐英道：“可能是那位监令吧？老弟还不知道，每位花令身边，还有一位老婆婆的监令呢？”

穷书生忽然低啊一声，道：“快看，这次是谁来了？”

令狐英回头望去，不由也心中一怔，心忖：“奇怪？已过去的三友、二艺、七老、两英、全都没有骑马坐轿，怎地这一行人，却乘坐小轿而来，而且轿前竟亮起两盏红灯，难道这一起是赶夜路之人，与那金剑门下无关？”

心中正在思忖，那一簇人已渐行渐过，一会儿工夫，已到了那指示方向的记号之前。

只见那一行人居然停了下来，现在令狐英已能看得清楚，那软轿前后，共有十人，两个持灯人之后，是个身着鹅黄色劲装的女子，各个腰挂长剑，云鬓高耸，灯光照耀下，隐隐看出全是绝色女子。

软轿后面，则是四个老嫗，一色灰衣素服，每人手拄一只金色拐杖，闪闪生辉。因站在轿后，看不清面目。

那软轿则垂着黑色轿帘，内中坐的什么人？无法看见。

这一行人穿着打扮，和又停在那指示去路的记号之前看来，当然，不用怀疑，她们不但是与金剑门有关，而且这轿中人在金剑门的地位，一定比过去的那些人为高。

但又不像是金剑令主本人，因为要是金剑令主，她早就应该知道去的地方。

心中正在思忖，果然，前面那两盏红灯，本来是高举着，此时已下落几乎触及地面，灯光摇曳，似在找寻什么？

跟着只听左面那个持灯的青衣汉子高声道：“在这里了！”

轿前四个佩剑的女子之一，缓步上前看了一眼，返身走到轿前，撩起轿帘一角，向轿中人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直起身来，向前挥手道：“走啦！”

于是，两盏红灯前导，那一伙人，一直沿着道路向前走了，并不向坟场穿过。

穷书生低声道：“兄台，这是怎么回事？”

令狐英道：“是啊！有点费解？”

穷书生道：“但这些人分明是金剑门下之人，不然何以知道这儿预留有记号？又何必停下来查看？”

令狐英想了一想道：“啊！我想起来了！”

“兄台的意思是……”

“施翠琴所得到的那道谕令上，并没有说出今夜与会的地点，但也没说出什么地方有指示去向的记号，对不对？”

“是呀！”

“何以所有过去的人，都知道自动在这儿停下来，这是什么原因？”

穷书生眼珠一转，右手轻轻一拍大腿道：“对！还是兄台高明。”

令狐英道：“因此，我猜想凡是金剑令主召见属下，必然预先就有规定。”

“由这一点看来，这指示去向的记号，一定不只一处有。”

“那是当然，因此，这一行人不循记号指示的方向行去，那是

因为这轿中人所知道的比过去的那些人多一点，只要见着一处的记号，便知道与会的地点，不用去绕圈子。”

“唔！对！”穷书生又道：“兄台快看，那边来的正是四个人，可能是医卜星相四大护法了。”

令狐英蓦一回头，果见如飞而至的起落着四条身影，一看身形，正是他们四人。

令狐英低声道：“正是他们！”

穷书生道：“我们要先择身材略同的两个人下手才行。”

令狐英道：“最后那个叫麻衣神虞相，与老弟高矮相仿。”

穷书生点头道：“兄台呢！”

令狐英道：“生死卜！”

说话间，四人已扑落坟场前记号处，果然全是黄衣蒙面，但令狐英对四人最熟悉不过，从身形上，已能分辨得出谁是谁。

穷书生轻声道：“现在必须引诱四人分开，下手要干净利落，要不使其余两人生疑才行。”

令狐英苦笑道：“那倒不用担心，只是这种做法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不习惯。”

穷书生低声一笑道：“又来了，又是有欠光明，对不对？”

令狐英点头道：“不错！”

穷书生咧咧嘴，道：“行事别那么呆板好不好，我的好哥哥。”

这一声“好哥哥”，听得令狐英心中又是一动，因为不但称呼亲切，而且声音也十分悦耳，不由转脸向穷书生望去。

那穷书生呢？

这时却别开脸去，向城门方面打量，好像是在查看四人之后，是否另有人来。

其实，令狐英若然此时看到穷书生那一张娇羞不胜的红晕粉脸，必然看穿穷书生原来是个女人，可惜这时是在蒙蒙月色之

下，而且又正有要事，不容他去细心观察。

就在这时，那医卜星相四大护法，已然看见那记号，四人同掠身而起，径向坟场扑来。

那穷书生这才回头说道：“兄台想好将他们四人分开的方法没有？”

令狐英根本没想过，如今见四人已向坟场扑来，才知机不可失，但一时之间，却又无法可想。

忽然那穷书生低笑一声道：“我早想好了法子，你等着擒人就是，我会叫生死卜一人奔向左边，不过动作要快，来时要模仿得像一点，才不会露出马脚。”

令狐英点点头，他虽是对穷书生阴谋诡诈并不以为然，但对他的聪明机智，却又不能不佩服，为了要揭开那位金剑令主之谜，他只有一切听穷书生摆布了。

说时迟，就在他们说话这一瞬间，医卜星相四大护法身形已掠至坟场边沿，但忽然一齐落下停身，只听那不死医生咦了一声道：“谁在叫我？”

麻衣神虞相也掉头四顾道：“我也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生死卜嘿了一声道：“谁说不是，我也听见唤我的声音？”

智多星刘伯温哈哈笑道：“真是活见鬼，我也清楚的听见有人唤我，这会是誰？”

四人同时这般言语，不由相顾愕然一阵，那智多星又哈哈笑道：“这儿是坟场，我刘伯温就不相信真有鬼，分明是有人在暗中捣鬼，别理它，咱们走吧！”

令狐英至此不由大为吃惊，这穷书生竟然以不同呼唤的声音，同时传言四个人，他曾听人说过，只有地狱谷有一种名叫“心语分传”之术，只要那人心念一动，无论多少人，都能听到那人心动念的那声音，莫非这穷书生是地狱谷中人？

心中动念，正自掉头向穷书生看去，不由微怔忖道：“真不愧称智多星，居然一料即中！你这位自恃聪明的老弟，这次可要遇上对手了吧？”

只见那穷书生一点也不慌张，微微含笑，好像他早已料中四人不会轻易上当，但却有四人不能不上当的办法。

如何不是？就在这一转念间，未见那穷书生嘴唇微动，已听不死医生微带惊怔的说道：“你们听见么？”

生死卜嘿嘿道：“是不是有人在说‘别怕！快来见我’？”

麻衣神道：“不错！我也听是这么在喊！”

智多星回头向来路看了一眼道：“我听到的声音，就在来路上。”

不死医生嘿嘿道：“我这江湖朗中，一生不知遇见多少妖魔鬼怪，走！咱们瞧瞧去，反正时间还早，别让人讥笑咱们骇怕？”

生死卜嘿嘿一笑，向麻衣神道：“不错！唤我的声音，来自右边，你呢？”

虞相左边一指道：“唤我的声音，是这个方向。”

不死医生道：“那就不错，唤我的声音，却是前方，老三料得不错，分明是有人捣鬼，看样子是想分散我们。”

智多星道：“正是如此！”

生死卜嘿嘿道：“管他是人是鬼，咱们分别找找看，不然人家一定会讥笑我们怕事，传扬出去，咱们这四张老脸……”

麻衣神道：“不错！我就不信邪！”

智多星微作沉吟道：“也好！不过，咱们都得小心一点，假若谁遇上辣手人物，立即声扬，其他方向的人，便前往相助，千万别被人缠住，贪功误事，若是没事，大家仍然在此相会。”

不死医生道：“好！咱们就这样办！”

说完，身形急掠而起，竟由两人身侧一掠而过。

波波几声，其他三人，也各自掠向一方。

穷书生这才回头一笑道：“请吧！回头见！”

随着话声，身形一闪，消逝于茫茫夜色之中。

令狐英不由不更惊服于这位穷书生的心智，心想：“这人的机智聪明，不下于施翠琴和那位地狱谷的二公主，但她到底是谁？若是他当真来自地狱谷，那他应该是一个女人？”

一想到穷书生是个女人，不由心中一动，许多令他生疑的情形，立又涌现眼前，几乎使他肯定的相信穷书生确是一个女人无疑。

但据他所知，若然这穷书生是女人，那应该是三位公主之一，大公主？没有可能？行事倒是近于二公主，但二公主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个性却又不像？至于三公主，温柔娴淑，行事和个性两不相像，那就更不可能了？

一时之间，他思索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时间上也不容许他去多想，只得长身而起，向左追逐生死卜的身影，疾掠而去。

令狐英经功已臻上乘，当然在生死卜之上，虽是耽延了一点时间，转眼已就追上，只见那生死卜正站在坟左面边沿，四下张望。

为了不惊动别人，也为了要揭开金剑令主之谜，他只好乘人不备的先出手了，他站在生死卜身后，轻声说道：“阮雄，我在这里。”

生死卜骤然一惊回头，一眼看出竟然是令狐英，不由惊向后退，道：“是你？”

令狐英点点头道：“不错，是我，对不起……”

随着话声，出指一弹。

生死卜正想伸手从怀去取出那面催命铜锣，但手才入怀，见

令狐英垂着右手指微微屈动，心知不好，刚要扬声传警，闪身斜掠，但那还来得及，气海穴上一麻，身子一歪，竟倒在一座坟后。

他穴道虽被制，但令狐英力道用得很轻，除了不能动颤以外，仍是能口言目视。

但生死卜口才一张，令狐英未容他出声，歉然一笑手指又轻轻一弹，才道：“对不起啊，我仅想借你这身装束一用，委屈点吧！”

一会儿功夫，坟堆后面，那生死卜缓缓站起。

当然，那是令狐英。

只见他人仰天一声轻叹，才掠身而起，直向原来四人停身处扑去。

令狐英脚才落地，一会儿工夫，三方面都有人扑回，正是那医星相三位护法。

令狐英仔细打量那麻衣神一眼，衣服显得略为宽大一点，别人根本看不出已经换了人？但令狐英却知道，现在的麻衣神，已经是穷书生了。

那不死医生当先发话道：“真怪，我奔出数十丈，什么也没发现，也再未听见那声音。”

智多星道：“不错，我也是如此，两位呢？”

那麻衣神也点头道：“跟两位一样！”

令狐英一听，穷书生学那麻衣神的声音，竟然模仿得微妙微肖，若然不是他事先知道，怎么也不会怀疑他不是麻衣神本人。

现在是轮到他说活了，令狐英虽是心中在蹙扭，但此时也不得不模仿着生死卜的声音，嘿嘿道：“真怪，难道咱们真遇到鬼不成？”

智多星沉吟俄顷，道：“这就连我也难着了，要说是有人捣鬼，他这目的是什么？若说是我们听错，但绝不可能同时四人皆

听错,这是怎么回事?”

麻衣神哈哈一笑道:“既然没人,也别去研究它了,时间不早,我们赶快走吧!”

不死医生点点头说道:“只好如此了,可能是有人在戏弄咱们!”

智多星摇头道:“那绝不止于戏弄而已,一定有其他目的,前行时大家多留心,说不定那人是在争取时间,却在前路上安排一点什么?”

于是,四人连袂飞起。

本来四人来时,是按医卜星相次序而行,但这次,那令狐英却故意略慢一步,让智多星随在不死医生之后先走,然后才起步跟去。

在奔行途中,令狐英传音轻声问道:“老弟,你真行!”

身后传来穷书生的声音道:“兄台也不差呀!”

令狐英又故意迟了一步,拉长了与智多星的距离,又道:“可是这种蹩扭滋味不好受。”

“忍耐点,这是为了大局。”

就在这时,前面的不死医生忽然停下步来,又在低头察看。

令狐英估量行程,由坟场到此,大约是一里光景,心中暗忖:“是了,大约不死医生又在察看指示去向的记号了,若然如此,那指示去向的记号,一定每距一里便有一个,自己果然料中。”

心中在想,人已到了不死医生停身之处,低头一看,果然在一片黄土地上,又画着一只鹏鸟,昂首向右。

不死医生一声不响,折又前行。

智多星忽然掉回头,向令狐英道:“老二,你好像很累,是不是?”

令狐英心中一惊,想不到自己故意落后一步,这老狐狸居然

也注意到了，当下嘿嘿道：“谁说的？”

智多星道：“那为什么跟不上我。”

令狐英又嘿了一声道：“我心中在想事。”

“是想坟场那声音？”

“唔！”

麻衣神虞相忽然接口道：“不错！我也一直心中仍在奇怪，而且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令狐英见穷书生接腔，趁机不再言语。

智多星道：“老四，你预感什么？”

麻衣神道：“咱们已陷入别人的安排中。”

智多星哈哈笑道：“那人有安排大有可能，但陷入则未必，何况这条路上，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再说有咱们四人在一起，怕什么？”

麻衣神道：“老三，你就这么自信？”

智多星得意的笑道：“我智多星料事如神！”

麻衣神故意揶揄他道：“当然，不然老三也不号称智多星了，只怕这次你这智多星要变成智晦星了。”

智多星一证道：“老四，你说什么？”

麻衣神哈哈笑道：“说句笑话罢，别认真。”

令狐英怕穷书生说得太过火，惹起智多星怀疑，忙道：“别胡扯了，咱们走吧！”

于是三人才疾步向前赶去。

果然，令狐英料得没错，在约里许距离处，又发现一只鹏鸟，但这次是画在一户人家的土墙上，鸟头又是向右，再行里许，已上了一条大路。

令狐英心中默计，不由哑然笑起来，心说：“这不就是坟场前那条大路了么？绕行了这一大圈，不过只走出里许，这多人被金

剑令主愚弄了而不自知。”

他心中正在暗笑，忽见不死医生躬向空中躬身一揖道：“四大护法报到。”

令狐英一怔，心说：“这旷野无人，他在向谁报到？”

却见不死医生身凝神不动，似在当心倾听，一会儿功夫，那不死医生又道：“属下遵命。”

然后，回过身来，向三人道：“接引护法适才传令说，今夜之会，不比平常，要我们一个个依次报名而入，而且在进入总令主行宫时，先揭开面纱，接受查验。”

令狐英听得心头一震，心说：“糟了，这一来我们冒充护法进入之事，可能要失败了。”

麻衣神道：“那为什么？”

不死医生道：“听接引护法口气，好像今夜有奸细想趁机混入，所以作了这种临时决定。”

智多星道：“那就对了，适才在坟场那怪声一定就是那奸细所发，总令主果然有先知之明，令人佩服。”

只听不死医生道：“走吧！时间快到了。”

说完当先向那片树林走去。

令狐英心中着急，只得又慢行一步，等智多星走后，才传言向那穷书生道：“老弟，咱们怎么办？”

穷书生声音道：“别怕，有我呢！”

“老弟计将安在？”

“兄台放心就是，包管不会露出马脚。”

“等一下人家要我们揭开这块罩面黑纱检查呀！”

“兄台放心揭开，保险没事就是。”

“老弟，你不是开玩笑吧！”

“谁开玩笑？”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生死卜和麻衣神呀！”

“但我保证他们不会看出兄台是冒充的就是。”

就在这时，那树林中传出一声冷冰冰的声音道：“来的是四大护法么？”

不死医生道：“正是。”

树林中那声音又道：“接引护法传谕，四位可听到了。”

不死医生笑道：“请问金吾护法，今夜与会之人，全部要报名查验么？”

林中冷林林的声音道：“不错，就是金剑七老，五英令主也不例外。”

不死医生道：“既然如此，老夫遵命就是。”

说罢，又高声道：“总坛护法裘天放告进。”

话声一落，随手揭起面幕，昂头而入。

按次序，第二就应该轮到生死卜阮雄了，令狐英却有些迟疑不前，因为只要一揭开面幕，问题马上就会发生，他虽有硬闯的决心，但今夜这行宫中高手云集，到底不是一个妥当办法。

林中那冷森森的声言道：“阮护法，应该轮到你了。”

令狐英耳边忽然响起穷书生声音是：“去吧！别迟疑了，那样更会引起他们的心疑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令狐英已经没有圪虑余地，硬着头皮走向林边，大声道：“总坛护法阮雄告进。”

随着话声，也伸手去揭罩面黑纱。

说时迟，就在他黑纱刚揭起一半瞬间，左面林边，一声暴响，无数道白烟，四下疾射。

只听麻衣神大吼一声：“有奸细。”

波波几声，无数黑衣人由林中扑向爆炸之处。

令狐英自然也是一惊停手。

同时林中那冷森森的声音嘿嘿道：“那是迷仙弹，三位护法快请入林，别误了谒见总令主时刻，这儿的事，自有老夫处理。”

至此，令狐英才知道原来穷书生是想好用这种声东击西之法，因为这医卜星相是总坛四大护法，必然平素与这金吾护法相识，大家全是熟人，说起来也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但一到特殊情况且之下，定然会全神注意外人。对熟人就不会计较了，由这一点看来，这穷书生的智慧，真是超人一等，自己还真不及。

于是，三人顺利的进入林中。

令狐英进入林中触目所及，不由捏了一把冷汗，敢情这黑漆漆树林中，到处是人影憧憧，和那刀剑微动的闪光，看起来，只怕三五步便有一人防守，若是适才自己真要硬闯，只怕难以如愿。

忽听不死医生的声音道：“老二，向这里走！”

令狐英循声看去，原来不死医站在林中等待，那不死医生身前，还站着一个人，不用说，那又是接引之人了。

四人在黑暗树林中，竟走了大约一盏熟茶时间，那憧憧人影和闪闪刀光，竟完全一样，到底这林中埋伏了多少人，真还无法估计。

等到走在最前的不死医忽然停下步来，令狐英这才发觉，已到了一片空地边沿，那是属于林中的一片空地，四面仍被黑魇魇的树林围着，空地上已坐了不少人，没人出声，也没人走动，若不是那蒙蒙的月色照射，真还分不清是人？还是矮树。

令狐英目凝一瞬，已然看清空地上的情形，南面是一座新筑的大台，约莫有五六尺高，宽有丈许，土台左侧，摒息坐着三个兴高采烈蒙面人，大约是松竹梅三友，右面两人身材略小，一看便知是棋书二艺，土台左下边，则静坐着金剑七老，在下面也是垂首低坐着两个紫衣人，但两个紫衣人之后，则是两个黑衣人，不用说，那正是菊桃两位令主。

所有的人，全都坐得整齐而规律，惟独不见适才有一乘软轿的一行人。

就在这时，那不死医生已缓步向林中走去，在金剑七老下首，轻轻坐了下去。

令狐英已经明白坐位是按等级区分，在金剑令主之下，紫衣最高，黄衣次之，黑衣等级似又更次，当下随在不死医生之后，轻轻坐下。

就在他们坐下不久，一阵步履声传来，令狐英循声看去，只见一个黑衣人前导，又走来一个紫衣人，来人虽是紫巾罩面，但令狐英便一眼看出，来的正是四艺之首的施翠琴。

只见她向空地上扫了一眼，便轻快的走向土台右方，静静的坐下，连比她先到棋书两艺，也未打一声招呼。

令狐英心想：“要来的人全来了，那位金剑令主应该现身了吧！”

可是又坐了许多，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多人坐在地上，却不见有人随便动一下，气氛严肃而神秘，由这一点看来，那位金剑令主，驭下甚严，而下面的人，又全都对他十分敬畏。

大约又过了顿饭时间，忽然土台后面灯光连闪，由林中当先走出四个手持金色宫灯的少女，缓缓步向土台之前，两左两右，相对而立。

持灯少女之后，则是一行头罩奇形怪状面具的金衣人，各个狰狞可怖，而且那一身金衣，也缝制得非常特别，每人全是紧紧裹着四肢，乍看之下，好像没穿衣服一般？每人左手上也抱着一柄奇特的金色匀长剑，说它奇特，因为剑身特长，足有四尺，剑柄上垂着血红剑穗，几乎也与剑身同长。

那头罩面具金衣人足有二十人之多，分为左右两起，静立土台之后，如泥塑木雕一般？谁也不见再动一下。